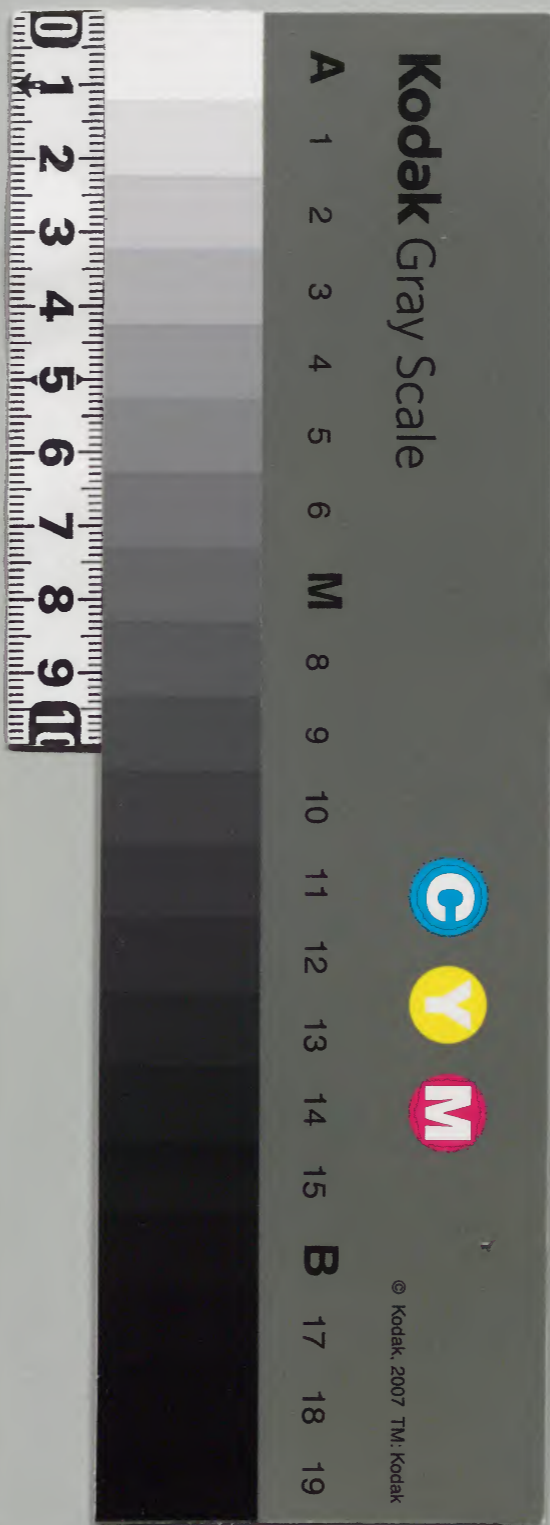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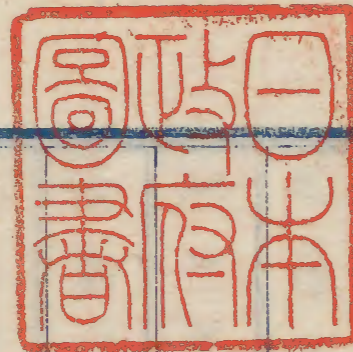
# 國史

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8653
冊數	12 (11)
函號	150 24

内閣文庫			
五	八		和
の	一		
函	六		
	五		書
六	二		
	三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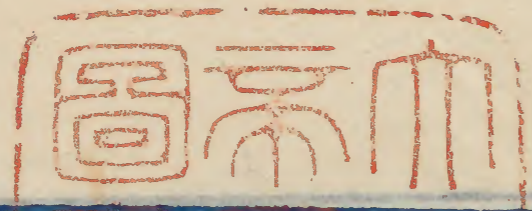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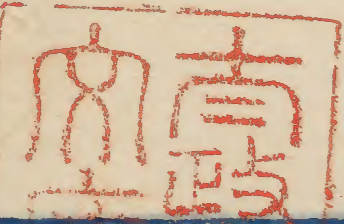


國史

十一

内務省

内務省



陪臣傳第四十七

尾相小笠原吉次 和泉守貞朝孫也 神祖以吉次傳

忠吉為和泉守貞朝孫也 神祖以吉次傳

之陣 吉次為不可直政曰 主始將兵當臨觀戰子在

此此軍不在主之在否 遂戰在功立忠吉為尾侯吉

次為相吉次子忠重 嬖于忠吉 忠吉遂其所舉士慙

志出奔松島 忠吉卒造其墓 自殺死上乃封吉次笠

野前以邑屬 吉次吉次移封以臣等為臣 取臣等邑

下吏 振顯多佗不法 故尾相吉次丹波守富永加賀

卷七十二

守戶田信光撰津守松平秀勝石見守松平正廣咸  
坐奪邑誅屬士遮駕者

義直封尾大臣有成瀨正成竹腰正信志水宗清石  
河光忠渡邊守綱守綱自有傳

成瀨正成一子也歲十七以立功長湫將五十砲  
卒少年為將未有若正成者也秀吉後欲與之五万  
石參公將許正成云公必遣臣求之乎地下秀吉聞  
其不可益美之慶長五年以九鬼守隆其父嘉隆從  
三成欲擒之行人正成諫曰諸將在此者或父子或  
昆弟宗族使守邑者未知其誰向若捕守隆諸族內

自疑不冝為用不若歸之觀其所為我軍本不為守  
隆輕重且觀諸族以寬神祖曰善遂用正成之謀遣  
守隆人情益安行人正成以百砲將從如關原誅三  
成遷為泉塚令十餘年為駿府知政事隼人正兼尾  
相封大山三万五千石以平岩親吉卒也大久保忠  
隣幽干彥根自傷有及逆之名亂家法使人上書曰  
臣罪過多矣議者特以及論臣使臣不得見父祖干  
地下矣臣願議者論臣以佗事若然試身符鑕臣不  
敢避以其言切無為通之正成曰是我職也袖而入  
間進之上上視之意解段之役奉尾族再行遂居申

軍神祖獻代尾侯之國定食大山四万八千石以旧  
參地万五千石傳少子之成仕于朝正成卒長子正  
虎前已預國政者代立正虎卒子正親定食四万石  
屬士邑万石寬永三年之成事世子九年賜騎士三  
十子酒井忠勝青山幸成守東門十一年卒無子因  
除正親子孫世為尾相集人正  
竹腰正信敬公異父兄也父名正時事上杉氏死正  
信從其母事神祖其母幸生尾侯以改革尾為山城  
守所得賞賜尤多二子皆居卿位長子政晴定食三  
万石屬士邑二万石嗣侯尚長主聞後官有孕者懷

又欲与侯死政晴令脩輿駕責傳母急出主主驚曰  
夫將妾為適政晴入見曰主与侯不相中卒然有变  
臣等百數伏死于前無益于事臣請奉立歸上早出  
就輿長主大慚以衣掩面因謝相君乃止尾侯宗春  
自支庶嗣宗以為尾紀与縣官鼎足而立無君臣之  
分放肆不知礼義國中化之德宗使諫之不知政晴  
孫壹岐守正武竊恐絕敬公之緒上書替其位立宗  
勝安尾正武好学下士嘗病欲致仕國中憂愁不為  
改歲之具其得人心如此又結交隣國得其驩心尾  
大而有四鄰之援無所不行稱為賢相

尾  
侯  
省

志水宗清者本石清水祠官也。龜姬父於敬公及正信為外祖父。龜姬幸生敬公。使知政事。正信召宗清賜朝服。見之便坐。容止閑雅。如公王之儀。上乃為加賀守。事敬公子甲斐守忠政。養敬公孫忠繼。傳其位。石河光忠不知所以起為東市正封。万石為尾卿。紀大臣有安藤直次。水野重仲。三浦為春。水野清久。加納直恒。久野宗成。渡邊直綱。宗成直綱自有傳。安藤直次者。基能長子。重信兄也。姊川之戰。直次与久保忠隣擊之。越候騎攻乾城。不利。還。直次出食懷中。跪進。參公。參公曰。直次愛我者。長湫之戰。突陳。

破殺大將子池田之助。見井伊直政先衆親戰。曰。子掌進退士卒。若与之爭先。失職。而士卒無令之者。直政乃止。兩護軍集砲出敵之右。直次言。公分出其左敵之大。亂慶長五年。以行人兼砲隊將。從關原之軍。直次善戰。然不務成名。常欲挫敵己人。以是難之。質朴尚儉。視固如家。伏見邸畜鯉二百頭。于池。至饗會。津侯使人求澱之。鯉。直次怒曰。勞人費池。而置不中食之魚耶。命主者弃之神。祖移駿府。為知政事。帶刀。先生食五十石。久之。正信言。上曰。臣与正純封侯。而直次獨居。臣等之後。上驚曰。此非吾志也。子何不先。

言之乎且直次過人遠矣即日召封万石第封二子  
之年子其祖家因是大富上見賴宣於諸子中剽輕  
好革擇可為傳者難其人孰思無過直次者而難言  
之直次知從容言之神祖大悅十四年封賴宣于遠  
駿五十万石十五年以直次兼賴宣傳甲寅加越兵  
傳城城不可登死傷山積神祖遣使者退兵前後十  
輩愧無先退直次至曰先至者先退衆聞直次之言  
乃退直次歸管渴甚王者云是皆上之所御不與一  
杯直次嘗云上下同食豈不同器耶上乃叱曰汝不  
知軍法從是軍中益貴簡易明年馳驅屬衆轉敗為

勝常多或指其子死告之不觀曰飼狗戰散抱其屍  
悲傷有過常者神祖厭代賴宜就封橫城直次封掛  
川二万石罷知政事既上移賴宣為紀侯封直次田  
邊三万石屬士邑二万五千石陵之平也神祖相地  
于泉頭將居焉人咸云封賴宣于駿百万石於是紀  
地雅廣磻确正木氏常言恨之直次聞之入見曰過  
不及一耳大夫人何以此為言此言數聞非侯之福  
也上既移紀侯令直次誓直次云臣無告君之羨君  
有不善挾之不聽則死夫既令臣事又教之貳不可  
上乃不盟于藩臣直次悉心臣正不觀人之言有獻

西  
卷  
一  
壘人所造金目者紀侯得之自樓上望見行路恐無  
過其下者召直次觀之直次投之柱撞碎而進而云  
臣聞昔者君人者之服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旁  
有旒纒所以壅其聽也君之治國不用賢者為耳目  
欲假眼鏡之明不亦左乎又常怒即中親斬殺之直  
次諫曰即中有罪當下諸吏諸吏有罪當下臣等今  
君以臣為不肖而親為獄吏之所為臣等何以生為  
前搯股出血直次死紀侯攘裳見臥之痕泣曰微彼  
人言我其不能保紀至駿侯好殺與駿相朝倉宣正  
松平志摩書責以愛死不諫二子不能用駿侯被誅

二子得罪求見直次直次謝不見語人曰既不能全  
其主又無匡救之言何面目求見人哉或曰君言太  
過君侯之能聽子之幸也直次曰諸君何謬此非我  
之幸也君之幸也且君毋得不聽我之言神祖曾稱  
正成信吉之能一即中曰直次不如二子者耶神祖  
曰否彼固不待我言其坐朝無所可否吏請事則曰  
諾人以此嘲之有風雨夜捕魚禁池者吏請罪之直  
次不可令更鞠問出曰適一開口不如無言上諱如  
故直次曰卿不知為吏甲己首何不問乙何于己者  
告甲何冒風雨夜行問之乙固盜魚告人自免甲但



一出耳遂逐甲殺乙從是吏謹職無敢譏德祖以耆  
宿左重之至將遊紀邨聞其主掌饗禮遣士并利勝  
往視是時利勝尊貴日日往立其側心望具有異見  
直次不謝曰上言是君弱宜日來見吏謀事善則已  
不善則却之有數却者利勝以為殊無短良曰如是  
乎不速成何不造君所為善哉直次乃嘆云上之所  
言是已苟如君之言乎誨事于上無熟計中否彼不  
成其材我不知其能我老矣欲育人才遺我後也遲  
疾固不害干事且庸詎識我所為善不若人所為善  
哉利勝大愕以為然至預政与吏計事必如直次之

教必曰子之同官為奚若臣屬為奚若父子兄弟宗  
族為奚若而後擇善者從之為大宗時名臣直次年  
八十三卒子孫世為命卿孫直清時初疾尚在聞直  
清買駿馬責云國君好馬不使將士乘羸瘠官長好  
馬使所屬策疲駕且不聞漢文帝却千里馬乎當此  
時天下稱直次能諫紀侯能聽諸侯相莫及直次者  
初駿府令彥坂光正封二万石与直次為相剛侯不  
相下弃相印歸朝以水野重仲代之

重仲者信元弟也小田原平為大衛將以關原之功  
為對馬守後為水戶卿封侯從國封濱松是時濱松

疾忠賴為人所殺因除其家相聚為盜重仲子少弟  
公長就封盜賊逃散出境後又從國封新宮子直次  
並為相後是安藤氏水野氏諸大夫莫敢与抗礼重  
仲子重良有文武之器仕江都官衛將淡路守父卒  
如紀為相紀疾出見刈麥未收曰是百姓之命也蹈  
藉者有刑重良諫曰民有以此窺君夫人君回當掃  
路而行外寬內深欲以虛声附民非君子之道也紀  
疾曰善為之蠲雜稅舒民知政事直孝見紀世子曰  
君之出師臣願先行掃路滿坐皆賀重良正色曰重  
良在何得出此言其不惧勢如此

正木為春紀疾母万姬弟本姓上杉王父時忠屬里  
見氏食勝浦五万石至小田原滅父邦時失勝浦後  
德祖許万姬復封不果死以其先高救曾繼三浦氏  
召為春為三浦氏仕水戶封疾長門守迨直次死使  
為政紀疾召由比正雪未見之為春知正雪有邪謀  
与久野宗成逐出之境正雪敗紀因以全  
水野清久者忠政庶兄清皇子也清重与高木清秀  
以追岡崎人送大夫人者而不獲為信元所逐後尾  
君死干有岡之戰大見藤六從公擊賊臨陣奔賊及  
欲擊參公公怒見戰屢退曰我必死干賊孰能以藤

六首祭我墓雖死無憾清久曰臣能斬藤六千小豆  
阪公大悅且其傷召醫見之曰勿使清久死後為使  
者見尾君子有固父子共苦戰蒙創幾死長湫之戰  
所將卒砲射森長一攻蟹江直突入門中四矢及慶  
長十四年命任賴宣

加納直恒父曰久利駿人也以食邑常茨木臣于水  
戶後國如紀直恒稍貴預政紀有暴計理財暴計者  
用財之道數移不急濟急吏請減祿濟諸道大臣咸  
曰無害直恒曰諸君為善詛大臣恐止朝罷紀侯謂  
直恒曰彼皆國重臣不可廷辱紀侯為捕鯨鐘鼓旗

職如習水軍朝廷召責郎吏是時侯當朝三浦為時  
渡邊直綱以為称病待事畢直恒曰不可朝廷問之  
以實對身不行疑以為反紀侯後之朝廷不問直恒  
子政直孫政信咸為大隅守

水戶卿有中山信吉山野邊義春

中山信吉者照守弟也少為親信有司見上便坐出  
有易人之善刀者信吉知而言之因之知名稍貴列  
知政事慶長十二年立為威公傳迨封水戶增食二  
万石十九年留威公往伐阪謂信吉曰使重子守此  
都者以汝故也汝有父之風臨節不變必適我拳其

兩  
卷  
一

水  
戶  
省

後有告威公不奉法徵其相信吉至問宰臣曰上徵  
水戶相諸君知何事宰臣咸曰不知信吉曰必疾之  
故不言不信言之不忠不如死趨出不見上德祖聞  
之曰如此必悛不俟我言之威公於是勉行修德為  
宗室之儀表信吉為備前守太宗時卒子信正字子  
直仁為親衛代父為水戶相子孫与山野邊氏同為  
命卿

越前有兩本多竹島周防久世但馬皆因事附見  
萩田主馬越後人也事上杉義春年十七鏖殺越猛  
將北条長因後事越前未知也神祖讓越侯長因不

干仇留之一日夜足使天下知恤父之厚請附之有  
司上悅其義封之万八千石再從攻取斬首二百餘  
級德祖用為駿侯傳曰孺子未有識也今立汝為爭  
臣若不汝從具以告我封郡内三万八千石為土佐  
守寬永八年遣駿侯就國侯大悅使使告成次成次  
時病劇聞之起云是臣常所言君不知以不祥為善  
事近太上体不安在遠將召然却遣就國臣若不病  
必不如此臣若不死必亦復君天哉君不復見君父  
也慟哭遂死子成行嗣為冷路守時駿侯惡益露橫  
生是非折成行等成行亦盡心諫爭無益至七成行

執死山形

忠輝傳皆川廣熙自有傳其餘因革附見

花井遠江父明人也以善謠鼓得入侍左右取阿茶  
前嫁所生子為妻因教忠輝擊鼓遂用為傳迨封越  
後為松代留守遠江守食二万石益食厭川三万石  
長子主水正義雄娶溝口宜雄女女嫁村上義明大  
久保長安子長次權勢傾國致仕食五千石其邑死  
于少子義房義雄自厭川移封松本仲子義賢賜松  
平氏食万石義雄忤後凌人譖殺賢相山田長門罷  
逐皆川廣熙勢過父時大老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疾死

越後不可知也使景勝有越後者主馬也而汝以衆  
人遇之不知人也甚矣疾乃十倍其祿阪之後謂嗣  
疾有可進有不可進君其待之伏橋下而待頃之起  
麾之一戰大捷後後光長徙越後封厭川万五千石  
光長末年相小栗正矩引其孫主馬為次將以為己  
助主馬知正矩其病不祥坐不能相和囚于松江  
正矩敗流主馬八大

駿疾相朝倉宣正王父景高者子弟孝景爭有越前  
死父有童逃歸于參伐木毋倍山通駿甲之道宣正  
後攻上田取城下之禾致城兵擊之至大櫓之下軍

更為犯法遣戍吾妻後為塚令半歲免元和五年立  
忠長為駿戾宜正与鳥居成次為之相以宜正為筑  
後守封万石久之封掛川二万五千石淺妃薨忠長  
失寵罪惡日聞于上寬永八年召宜正讓曰駿戾病  
狂悖汝無一言之諫之囚諸酒井忠行既釋為駿府  
留守徙駿戾于高崎途中微至江戸坐不匡赦免戾  
囚于郡山弟在皇後為江都令

鳥居成次元忠次子也元忠已死于三成之難迨擒  
三成至与之成次曰我為子捕得成次曩聞三成厚  
葬父解縛厚礼之且日歸之謝曰先臣死于命非死

之切齒以阿茶故未有祭焉乙卯攻坂斬百餘級然  
誤忠輝止軍義雄之為也方更持之祭山田將監方  
其主假寐緩通仙臺戾使之事使得死罪以自免明  
年母西右馬言義雄与其主侍姬乱欺賈人取錢諸  
不法事盡覺囚厩橋自殺忠輝徙朝熊以義雄為忠  
以女妻其子義虎義賢囚古河改氏松下娶北小路  
宗利女生義行臣于土井氏後聞母家貴逃之江都  
本庄宗資仕事加州取婦生義忠長有力恃勢橫暴  
義行禁之不可潛殺之其君怒其擅殺之因乞骸骨  
歸江都

會津直江兼續越後人自言樋口兼光後也少事上杉輝虎輝虎知兼續有大略可任事會與板城主直江實綱死令兼續為之後輝虎死事景勝專制國之政後如京師為從四位下山城守既拜侍從陪臣之盛未曾有也秀吉曾論天下人物以小早川隆景堀直次及兼續為第一人仙臺侯政宗於衆中見兼續出金錢千袖兼續兼以扇友覆視之侯以為敬已謂曰但手執之兼續云陪臣雖卑卒未嘗執此物侯大慚石田三成知其可與成事結為刎頸之交漸稍語以所欲為若成以關以東之地侯之兼續好利多信

日夜相會語天下之事其言云太閤千秋萬歲之後取天下安於及掌可憂江戶會津已二國定其餘莫動者主君何計幸見教兼續云然此二國誠難圖也壤地相接固以婚姻天下莫不服其賢無事入制朝權有事出共征寇誰敢与之作難然臣有愚計願効之左右臣熟念此二國不可共射同殪君願逮太閤時先滅會津會津已滅移上杉氏封之若此非唯孤江戶也臣用會津扼其後江戶雖大不足深畏也三成乃使人鳩氏鄉白移景勝于會津矯命以米澤三十二万石与兼續毋何秀吉薨神祖兼天下之柄景

内務省

勝就封會津欲移治神刺原留兼續使請之迨景勝  
之去如澤山見三成三成曰曩主君教臣計今復從  
何策兼續云我誤寡君不朝及不請移治如此內府  
必問問而不服奉兵往擊待兵之接如阪内府之  
罪東向扶幼主號令諸侯莫不嚮應公伐其西寡君  
伐其東十八九必成矣三成曰善如主君教景勝信  
兼續之言城神刺原除道梁水役日起明年神祖使  
伊奈今成召景勝不來使所善過僧承兌遺兼續書  
責不朝幼主背天下之約於是兼續以實告景勝驚  
且怒然業已結不鮮子共謀及令兼續答承兌書不

遜其七月神祖率諸侯伐會津聞三成奉兵攻伏見  
自小山引兵南歸兼續欲追之不可佐竹義宣撤寺  
山鐘城戊子景勝不相聞相馬義胤如宇都宮兼續  
以為三成不能待期奉事倉卒必敗三成敗則是天下  
子我也會津雖大不足當天下之兵欲及其未定伐  
取山形將兵四万人北出將攻幡屋護軍杉原親憲  
諫云上山道平易攻我兵新出氣熾攻必可克上山  
拔山形動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雖有諸侯之救  
在我後已久矣道幡屋險而多城不取則奇兵衝我  
後取之乎頓兵曠日諸侯之兵集山形兼續不可攻



幡屋拔之客將上泉通治云三成克則義光政宗納質請降不克則自守不給毋能有所取之地為君計不若以取幡屋為功退兵与民休息待天下之變蕙續又不可曰内府能用兵諸侯未能遽克比相持不鮮北取最上東併仙臺驅常奥之衆而衝其後庶幾有成矣假令江戸不可入天下無若我何行政拔二十一城景勝又遣中山式部攻上山蕙續攻長谷堂山形仙臺之兵壁二城之間未有大合戰聞三成敗使使告山形罷兵而歸山形侯追之不克既景勝降本多正信云蕙續与三成起此亂不誅無戒天下神

祖曰受三成之約者無國無之想我不聞耳若誅蕙續此輩不自母又重動搖天下不若無誅而煩其心使正信救蕙續於是諸与三成通謀者皆勸其君朝江都慶長七年景勝削移米澤与蕙續六万石蕙續盡分諸親戚朋友所與善遇貧者与具属士自食五千石久之景勝卒子定勝幼無兄弟蕙續以為己後子与之有親欲召為公子定勝怨之初蕙續教定勝兵跨其脊作指縱之勢於是謂蕙續云君老矣能復負我乎蕙續乃笑伏地據其脊拔刀刺殺之間云君知所以死耶蕙續曰知之而死

吉川廣家藝族輝元從昆弟也父曰駿河守元春繼  
母氏姓為吉川氏食雲伯隱三十万石秀吉養備前  
族女嫁廣家賜之豐臣姓為侍從藏人頭小田原之  
役以万五千人守岡崎朝鮮之役明兵圍蔚山諸將  
期詰且救之廣家獨曰我不可遇今日不然為敵所  
虜諸將從之大破明兵秀吉欲賞以地三成慧瓊沮  
之曰公所謂附虎翼者秀吉乃止初廣家兄元長死  
仲弟元氏次當立黑田孝高見輝元曰吉川氏者毛  
利氏左臂也元氏雖長後繁津氏多病少弟廣家賢  
居家立之於事成宜廣家以是得立而親黑田氏子

三成慧瓊有隙慶長五年從叔父元康屠伏見拔大  
津從秀元毀阿濃津引兵北至南宮廣家以為三成  
敗無日矣三成敗則毛利氏不立使人見黑田長政  
為輝元請周長二州神祖許之秀元聞之驚云黃門  
無命如何棄少子廣家曰諸族大率大閤建置尚猶  
率為身之計毛利氏之起本不預大閤卻欲殺身滅  
宗必報少主復不迷哉不速從噬脐無及長政遺書  
使襲土佐兵秀元始不可久之曰諸將為我前鋒我  
忘擊之哉我當按兵不戰耳秀家不知秀元之謀移  
部居前秀元射使者曰我代藝族者族若在此不居

諸君之後秀元不赴部廣家尚恐其為變師私衆陣  
其前神祖誅三成移藝族封周長二州以廣家為忠  
封岩國六万石後以附庸致徒役城江都甲寅老致  
仕猶從大改之軍自子美濃守廣政雖附庸聞國政  
至玄孫廣運時廣運幼其母尊致重宝求為諸族宗  
國疾之遂奪其政

會津相蒲生鄉成本小政氏尾州人也少居龜山去  
事柴田勝家于越不久又去事蒲生氏鄉氏鄉以其  
後軍數挫敵与之姓為蒲生氏秀吉造大佛使氏鄉  
取石于三井山氏鄉自引之斬不力者以狗秀吉以

為竟不可致使人止氏鄉氏鄉慚之与十餘妓上石  
歌以助之行數百步不能越日岡鄉成墮水蒙泥而  
出衆見大笑因前執索石已在岡上秀吉執其手曰  
氏鄉有人矣至氏鄉立為會津族以鄉成為阿子島  
城主未行改封二本松後敗九戶食益岡四万石秀  
吉會諸族問陪臣豪傑以後藤基次渡辺光吉直江  
兼續堀直政等應之神祖獨稱鄉成之賢加藤清正  
私淺野長政曰始我以內府為特善用兵者也今則  
不然蒲生氏人傑也會津大國也以女妻其子譽其  
相干諸族以結其心此言以足館會津也亘哉起自

岡崎有八州之地長政蹙額曰不然君固知內府之  
以興而不知鄉成之助其君也君復不聞橫山喜內  
答其君乎其君謂喜內曰我適有私藏為鄉成乞去  
竟不使一錢賢者無節度如此乎子盍為我言之喜  
內不懌曰君起自微細封大國侯以為知之今聞君  
之言始不知之其不死亡者幸也君取以立大功干  
天下者非特為之也以士之力也鄉成奉邑之入為  
君求士君子天下不足則就君求為臣曩亡不得食  
妻子鄉成過臣餉臣五十金臣方匱餓不遑自計受  
其金鄉成繼以錢穀賑臣有年移臣居其家臣以為

是欲屈我已然食其粟衣其衣欲辭不得居其家有  
年臣云衣君衣食君食唯君所使之鄉成曰諾薦之  
君君之將吏如臣者半干國君之所以立大功干天  
下者非特為之也以衆之力也所以得衆者以鄉成  
善不惜錢財而為君餌士也今聞君之言不知鄉成  
亦甚由是觀之夫也固過數子清正稱善久之氏鄉  
卒嗣侯秀行削徙宇都宮與鄉成笠間万石慶長五  
年神祖伐會津至小山方當西討三成召鄉成謂云  
卿在此我不復憂會津鄉成曰臣未死上杉氏不敢  
南出也且後于蒲生氏千斯者咸欲與同死生者也

雖一當十可也上杉氏兵不足畏况有最上據其背  
有伊達極其亢乎為彼計不出征伐亦明矣迨三成  
士還秀行會津與鄉成三春四万石蒲生氏亦大岡  
重政居津川町野幸和居白河小倉行陰居南山関  
一利居猪苗代外地良重居西城蒲生鄉治居長沼  
蒲生鄉可居伊南而秀行不能和因鄉治鄉可舉兵  
相攻鄉成救鄉可至伊南竟卒二子重政有寵其君  
諛行陰一利鄉可去之鄉成不自安欲去會津神祖  
使人止之居二年秀行益濇不聽政事無大小皆決  
重政鄉成竟出秀行乃以弟鄉知為鄉治子與鄉治

三春玉井數馬長沼使重政權領猪苗代万石會津  
乱十七年秀行卒子忠鄉立秀行母織田氏聽政逐  
重政良重還鄉成一利鄉成未至死移鄉治津川以  
三春與鄉成二子鄉吉鄉舍令數馬幸和為大夫幸  
和復惡鄉吉等神祖憂之召問幸和不能對黜幸和  
復良重既忠鄉卒封其弟忠知松山松山民作乱鄉  
吉幸和討平之忠知使鄉吉如京賀女帝関十郎志  
賀与総福而吉左誘執鄉舍待鄉吉還謀併誅之鄉  
吉自京師奔江都大宗執関等徙八大母何忠知死  
蒲生氏絶嗣

渡邊光吉江州人也少與藤堂高虎仕阿閉政宗年  
十七擊敵于吹田冒陣斬騎一人尾君壯之攻有岡  
先登定伊賀功最至糠山秀吉取為麾下士食百人  
糧福島正則食七十人糧會城中火起光吉不及着  
甲馳附埤壞窓入城二竟降擊越于賤岳雖正則等  
力戰著名光吉斬首獨多圍一官絕道攻牙城大破  
其衆初光吉傳秀吉子棄丸棄丸死去事中村一氏  
攻山中一氏令光吉覘城可取否光吉見其可棄麾  
衆破外城莫不一當百秀吉望見悅曰停此人雖万  
石不足惜也軍吏以死傷多欲退光吉曰銃烟薄火

藥已盡厲士衆追取二城二城不知所向光吉云出  
視矢銃來所是子城也跳踰敵驚散城破秀吉解所  
被衣與一氏一氏割兩袖與光吉曰此子之功也與  
子共其賜既封駿與光吉八十石以不應秀吉之言  
不受去仕增田長盛食万石長盛與三成合謀舉兵  
使光吉守郡山迨三成敗盜賊蜂起光吉率兵出城  
逢賊而殺盜賊逃遠不入境伊賀族宣言將攻城化  
郡山東門外城中稍潰散獨光吉所部不失一人其  
留者日責錢糧守相以為與之慰其心光吉云不可  
此輩得之亦逃已非有死節之心也叔妻子城中為

質神祖命長盛居高楚使子盛次給封約未成遂將  
滅之本多正純以藤堂高虎池田輝政兵攻郡山有  
言長盛被殺者守相以兵屬光吉欲一戰死長盛乃  
手書光吉致城有司或誤致管鑰兵入將據門光吉  
獨往奪之於庫賞諸可賞者而後去是時諸族爭召  
光吉光吉瞑目叱去復來即死出城神祖使至光吉  
以為高虎有故且前先諸族召之雖不受心竊欽慕  
辭不見神祖高虎乃与之今治二万石久之如江都  
命採石房州使見安房族果叛否還為先鋒軍于住  
吉故新宮族可二百人亡入阪光吉為小事不擊之

會讓諸族不進高虎恐上之疑已見敵過前不伐大  
怒責光吉光吉羈旅也一旦立居諸將之右惡言曰  
至高虎待之愈厚光吉亦以為非新知專以軍事自  
任受責不撓諸將咸不平明年高虎至矢尾諸將遇  
伏而死光吉待敵亂列擊敗之追至天王寺會真田  
幸村還自譽田光吉還止軍平野使人語高虎曰幸  
村寺不得遇平野數万衆西南走住吉後後擊之幸  
村可斬幸村死阪壞取阪之功專在公請平來此高  
虎望光吉不救諸將罵使者曰亡虜汝逃死貪功尚  
復何言使者屢反竟不甯進光吉大息云我去平野

今日之功不成幸村入攻明日之戰未可知也使我  
去此者天也高虎見光吉至不與之坐責不救諸將  
光吉不應出曰有功見責不可与后去耕志質作書  
陣軍法如其言以過實云高虎後有目疾憶一見光  
吉召之不至加賀侯使人致邑五万石光吉往謝道  
死

三刀谷孝和其先車厄子氏者也父久快為毛利氏  
將伐朝鮮有功神祖欲見久快為人當使于京師因  
黑田孝高求見之使者三反不得已一見比反有告  
之者輝元大怒遂使死于外僧慧瓊聞孝和幼孤取

鞠之長寄食于細川藤孝壻苟治家藤孝奇其材厚  
資贈之藤孝已不從三成居田邊慧瓊以為孝和數  
如田邊知進軍之道使導攻田邊父故騎佐方元昌  
諫云田邊其壯士從羽林又無隣國之援願君無往  
孝和云不然三成之計內府也宜使之西而使之東  
夫伐曾津不克於退自守有餘也大者已失矣其餘  
所失者必多也慧瓊藤孝均之生我者也不得並報  
皆死我其從有義且成者集故衆于吉田原共盟往  
田邊藤孝辭遣之不可從加越之間諸忠興軍又不  
可欲為藤孝死乃萃城屬之孝和衆益奮小野木公



知二万人陣福井將攻田邊孝和多作疑兵從林中  
伐毀谷衛友藤掛永勝等夜亦襲燒衛友壁明日進  
兵見孝和歸席而歌衛友大怒欲伐之有渠不可踰  
孝和投入使戰徐叔入城百計不破藤孝聞忠興立  
功以為封丹波報子二万石云孝和大望曰我欲報  
之德耳非屈于人者且何不上切干幕府聞此言甚  
不憚既封豐前与之万石不受去如江都紀彦雅知  
其賢資給終其身

加賀有長連龍高山長房橫山長知本多政重政重  
事在其父正信語中

長連龍長谷部信連後也世居能州車畠山氏天正  
中其下温井景隆三宅長盛誘殺連龍父連繼兄高  
連分有其地初連龍為浮屠於是亡歸尾君將兵取  
八伏山破景隆長盛等以功与之能州之半屬于前  
田利家仍有軍功定食小松三万五千石子好連安  
藝守居卿位好連弟仕阿濃津亦位上卿  
高山長房本梁田氏仕尾賜別喜氏封金澤既從高  
槻屬于荒木村重村重之叛尾君知長房奉耶蘇使  
其徒徃召之長房乃歸尾君尾君被弒從秀吉戰山  
崎增食七万石侍從右近大夫召為驍騎後以奉耶

賴因諸加賀利家子之三万石諫利長無攻小松從  
拔大聖寺擊破小松兵後秀賴許長房高槻勿禁耶  
賴追母房侯得罪許連長房命加侯檻送京師放長  
房及内藤忠俊干西洋

横山長知戰常冠軍後為山城守

薩侯貴久後子忠長召為謀臣每戰無不挫銳秀吉  
欲居之伏見忠長曰臣願終身為薩臣秀吉乃遣之  
還自朝鮮美弘封之万石曰泗川之捷子之力也既  
討及伊集院忠棟斬之慶長五年將救宇土還屯出  
水美久使忠長如伏見言美弘与反者不得已事竟

解是時子久元後美弘西逃路相失變姓名居京師  
一年還後為將討耶賴久元子久通著島津世祿記  
八卷征韓記六卷時薩貧久通以為列侯居江都奢  
侈相加而仰給子錢家終無濟給之日建議採金長  
野言君先還所貸而後制因用国用子祖賦相當薩  
侯以其餘為卿曰久通豎爭止稱為賢相

伊達成實仙臺諸公子也弱有勇路政宗取二本松  
子之出常留守而成實自以為功多愧居石川昭光  
伊達正景下自伏見奔高野政宗悔使昭光正景進  
之成實益怒遣室老仙臺遣散私衆政宗聞之盡滅

其家久之神祖聞其居小田原致之百人糧會津族  
不朝欲得之警動仙臺使人致邑五万石不受昭光  
正景相謂云彼子不可及因片倉景綱言之復之使  
立二子之右攻白石有功忠宗時食二千貫之地  
片倉景綱先世為伊達氏重臣著名奧羽政宗嘗親  
滅大火熾衆退景綱云隣國以此侮君槍突二人衆  
畏趨火撲滅之秀吉見其超人欲封之景綱辭曰奧  
人賤事二姓者秀吉歎息予之邑六十四攻白石四  
壯士門焉欲得草燒城城守使視可降否景綱不  
對使者趣取薪草使者恐走歸詔守降以功為白石

城守備前守攻軍起病不能從遣子重綱謂曰上雖  
攻攻取之當在来年乙卯重綱為先鋒至片山退軍  
軍吏云兵可進不可退重綱云可進則進可退則退  
何常之有且不知兵法不前山乎重綱猶弱聞者大  
驚明日擊破攻軍所將士尺及無不淬血攻猛將後  
藤政次真田幸村森勝永等咸破走  
史臣云天子諸侯有爭臣則雖無道不失其宗廟社  
稷我以安藤与朝倉書而觀其後事聖人之言誠其  
徵也直江置其君于股掌之上謀動搖天下雖其身  
不終有知過于人者光吉孝和誇功樂禍不若鄉成



者教中正礼者詳進退周旋籩豆銅羹之列恐其惑  
乃尔為教至矣盡矣之謂六藝聖王不作世道陵遲  
禮壞樂缺無有能傳闕其疑拾其遺以集成其說春  
秋有左公穀三家論語有齊魯今論語盖合諸暨彼  
六藝之文訓詁汎別文同義分家自七十子已後以  
合又分分而復合不可勝以說也輓近世無大師以  
家名者無學無之較約畧以論語為本經爭端干毫  
厘道之割也何世無有唯此為甚原其始亦皆有不  
可廢者

史臣云我次惺窩先生以來作儒林傳

惺窩先生藤原肅字歛夫播州細川村人也生重瞳  
子左肩下有黑點大可三寸聰慧過人其父參議侍  
從為純者中納言定家後也以肅為僧肅既居僧寺  
見經輒誦號為神童小塩城主赤松廣英聞其名常  
請講經然肅益不信浮屠潛意四子以探其微念一  
世之上無可與質疑者將西遊吳外舟至薩風大作  
留十餘日忽自指其心曰求之在斯何必它適弃舟  
歸播社戶三年得程朱所謂性理之說喟然而歎曰  
不思學之至于斯矣瞿曇其斯我然不蓄髮娶妻而  
絕好浮屠者以此譏議于後也赤松氏容朝鮮姜沆

與肅文日厚詔曰我去鄉土來此未聞有若君者也  
見君問道我之幸也後又有朝鮮人見肅曰先生太  
聰明精神滿腹肅云聰明自可言太者何對曰是便  
君着處不得不尔関白秀次好為聯句使人召肅肅  
称病不行語人曰物類相比韓孟而後可也関白非  
吾偶秀次聞其語怒之欲以法中之肅乃適筑前筑  
前彦秀秋秀次弟也置酒張樂逢天大暑澆水潑坐  
堂中如雨下関肅至歛容出迎引肅居上坐每見之  
未曾妄語笑久之稍忘挺刀戮地酒器盡碎肅曰因  
雖富君雖貴不可為如此事秀秋称善肅知其不可

与適道去過備前三月去初神祖見肅于名護屋悅  
之於是召肅肅至講大學讀漢書貞觀政要十七史  
諸有益于治者是時秀次被誅肅既京明年秀吉薨  
石田三成益專權求見肅肅不許慶長五年三成作  
亂敗神祖至京誅三成下馬召肅肅深衣入見僧養  
兌在側謂肅曰足下弄真歸俗何也曰二諦者浮屠  
所制本無有此車庸証知子之所謂真之不為真俗  
之不為俗乎兌等又視草書不能讀謂之狂草肅曰  
博學者無不讀也兌等心望之害肅數見薦使于明  
謂肅云善為之君亦無不利肅笑云苟有利乎是子

之所欲子自為之肅既愧与兒等同列人曾問諸儒以放伐慨然嘆曰夷齊雖行居周之地四皓雖隱戴漢之德遂無仕進之意有画陶潛者必為就題其上紀族兄弟小倉族膳所族故小濱族尤重其義高弟子有林信勝那波道圓坂正意石川凹菅原玄同松永昌三三宅寄齋皆為名儒名重于天下信勝事神祖號為有經國之志白建學校使書生受業于肅會阪事起止肅自號北肉山人居妹背山語弟子云我所謂不以其山而山之以天下万世之山為山者天下万世之山人也膳所族氏鉄言德祖授官會其卒

林信勝字子信紀州人也幼從父至京師八歲善誦書古河人甲斐德本世稱為名醫讀太平記使信勝聞之曰子得幾事信勝不應覆書誦之不違一字德本歎曰子固生而知之者也年十三遊東山造文成詩不曾搆思僧古澗以文章自負見以為不可及謂曰子必學浮屠信勝云小子不忍以無後得罪于名教也遂受左氏春秋于藤肅肅曰昔者羅仲素幼讀春秋于羅浮山之下也君其比也以羅山常呼之入見神祖言其材可任用慶長十年神祖居二條召信勝講孝經外史清原季賢僧王要在坐無不稱善

清原賴業論軍不合劾信勝擅講新注 天下下其  
奏神祖議曰絀其學者以有其非也有其非而後可  
廢其學若徒以律令加罪俊士何以得異能也大非  
朝廷教育之宜信勝後是專治朱子新註然居恒謂  
予子曰欲治新註先明古義古者今之師也明年從  
如江都賜邑与宅是時天下新定綱紀未立信勝出  
見宰臣入侍干上与共計議創立儀制作號令大臣  
忌後害已教毀其短神祖憂之以藤蕭例去其髮釵  
法印加民部卿信勝不悅力辭請去不許外示不用  
遇之益深日夜常居前計事有問誦書聞之四子六

經三畧高祖紀項羽韓信良平等傳終而復始既如  
長崎見浙閩人書所以可言徃及相通如鄉里莫不  
驚嘆師言耶蕪事適旨遂居駿府典章賜蛮夷之書  
甲寅命議鐘銘居軍中集錄古書使五山僧寫之藏  
諸御府与駿与江都神祖厭代歸江都与侍從清原  
宣賢撰定法令之謂元和令白建孔庙起橫舍于其  
埭地上復臨視釋奠行礼足利有參議野篁所建孔  
庙教廢數復復白上新之德祖厭代如京師議誣號  
太宗乃使信勝從宰臣參決刑獄遂聽勢州之訴正  
内外之次序語在其集中文多不載初薩人文足以



性理之學與藤蕭同稱蕭死於信勝存名失享無傳  
信勝博文強記陰陽鑿卜種樹之書里巷之諺一見  
不遺所問莫不知應之如響退朝則列族宗室使使  
請之或至莫夜居家誨子弟不知達且當干此時談  
六藝者皆出其門文章貴簡易凡諸說為敏捷者信  
勝教日之所成超其終年之業雖多事哉遭良辰美  
景必賦以率弟子是以所著之書百有三十極浩繁  
明曆三年江都火其宅將燒門人扶乘輿信勝執所  
讀書乘輿至忍岡聞所著書多亡釋卷泣曰我輩已  
矣遂病死年七十五信勝弟信澄亦博學就徵與兄

柳川人以德行字都宮的同防人以博學名及木下  
貞幹初受業于昌三

朱之瑜明浙江餘姚人也字魯瑛少受業于朱永祐  
張月堂吳鐘岳鐘岳書頁劄曰閑園未第一識者期  
以公輔然之瑜見世道日壞因是日非慨然有高蹈  
之志崇禎十七年弘光元年並徵不就即授江西提  
刑按察司按察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刑  
國公方國冑軍不拜臺省文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  
無人臣之禮下州郡捕送治之之瑜乃弄妻子逃會  
有左夢庚之變得不窮追自舟山走日本自交趾復

還舟山永曆元年威虜侯黃養制授官不就五年諸  
將不和清兵將至之瑜去舟山如安南阻風不能之  
遂如日本之瑜與經畧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翊謀欲  
出日本兵欲言之勢未可也會翊戰死日本知明清  
相爭盡出外人之瑜歸監國魯王于舟山仍授官不  
受偶清人擒之瑜去將髡之之瑜不可居白及之下  
神色不變清人乃放巡按直浙御史奉孝廉不受之  
瑜知內地不可為欲借援外國避僻小國如暹羅無  
不之監國九年自交趾徵至思明時安國王求明人  
識字者或捕送王王欲降之不可知其賢盡委國之

政以其竟不為用享禮遣之居一年又來日本而清  
人破舟山殺永佑鐘璫等之瑜於是以為明不可復  
與其毀冕裂裳去其髮事仇讎之清寧去鄉土全其  
節義萬治二年之瑜至日本柳川人安東守約高之  
瑜之義詣長崎請留之瑜長崎尹許之守約乃奉之  
瑜以俸之半曰先生不受是以守約為不義乃復不  
得為人也寬文五年水戶義公召之瑜至則師事之  
號曰舜水先生之瑜久之以為若得此人佐成之三  
代之治也人言曰古人高千今人中國勝于外國此  
不察深知遠之蔽也傾意道之為建孔廟習禮及至

宮室衣服飲食之具親授其方無有不成而常以不能復明為恨每寄子孫書戒勿受虜官又深德守約之嘗請長崎留己養己至厚每得賜常贈遺焉守約受輕不受重以為常之瑜為中國雖貴義未嘗聞也遺之書云往者足下敝衣糲食贍僕于艱危之中豈以我為不賢哉以為道在是也豈有有道而忘人之德者哉足下而忘之德之盛也僕而忘之雞狗不食其餘况於人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自愛則又當愛人足下自取高潔則僕處不肯矣非足下与初愛僕敬僕意相背邪且所謂高潔者不受不義之物也足

下不受者非所謂高潔也守約從是不敢不受義公見之瑜老召其孫毓仁毓仁至長崎見之瑜所遣令井弘濟曰臣父已喪有母与弟己母恐為臣亡也臣歸告母以家公召臣之意冀去就俱不失其意義公乃使人厚資歸之偶餘姚兵起与母逃入山中後欲如日本而之瑜已死之瑜年八十三病不飲藥曰冀延且夕非知命者置酒召親友門人曰我累君子多矣門人謚曰文恭生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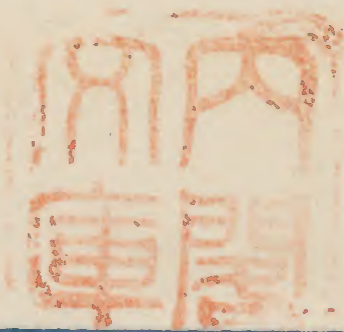
深見玄岱字子新王父壽覺明勃海人也自言唐南平郡王高崇文後也居薩生子大涌年十六如朝求

見其父自囚奴之墟東至東寧海之上尋搜十餘年  
竟不見其父思母老無養歸與其母居長崎是年寬  
永六年長崎尹署為通事玄岱幼學明曼公戴欲與  
共之明會禁躡境而止常披明地圖聘其懷為文宗  
時自薩文學徵補博士玄岱善詩文精草書有二子  
但賢字松年任至秘書丞倫庸字龜齡善書好酒軼  
宕不累于世

小瀨道喜上野人也初事堀尾氏于雲州堀尾氏嗣  
絕道喜授易江都號曰甫庵子會水道新成水道者  
通渠地中而為井也明曆三年正月朔道喜詣其所

善者曰望氣有祝融之禍起于西北散于四方會生  
之類殆無存者且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  
天七成之夫天生水以潤地地生火以報天也今地  
以人車通水而增地之陰天將假人力作火而增天  
之陽亂隕陽之記非生成之理其祥幾成不出于此  
月奉家歸鄉聞者無以不為狂未二旬火果起人馬  
死十餘万道喜又聞知識豐間事今所在信長記大  
間記道喜所著也

貝原篤信字子誠筑前人自其父業儒為人，不為太  
甚醇々以著述自樂姪好古善兼志贊成其業然亦



優遊不迫好遊名山川如京友米川一頁如江都友  
 人見節嘗曰朱子之功不可孟子後人不達其立言  
 之旨雖如陸子靜王陽明不免誣枉而尊信之至謂  
 之聖人復出者亦不知朱子者也又著大疑錄曰大  
 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無疑不能進也古今純雜彼  
 此之學莫不通尤善撰養推繹家人細小之務至洗  
 衣掃室畫筆之書行于世至其論大義無稱之者  
 中江原字維命江西小川人也敦篤自勉喜明王陽  
 明之義常持知行合一之說世言王氏學者咸宗諸  
 初有仕官志事大洲侯使人迎其母母亦願通經術

遺原書曰就養者近世之革也婦人固無越境之義  
 原抱書走言侯曰臣有母過者以臣叨祿位無得侍  
 養母亦依經婦人無越境之義不肯就臣諸願放還  
 臣以覃厚治之善侯曰忠孝不兩全公私不兼濟子  
 教寡人未半何遽棄去寡人不聽子原以為侯必不  
 許已作啓使門生進之侯亡命歸小川侯已不得留  
 原恨其失禮賢者遣吏其舍收書籍器衣追与之原  
 原躬自耕養母母死居喪三年學者或行三年之喪  
 自原始原以節義化鄉人曾自號藤樹藤樹言不能  
 恃立也而其嚴正不可犯育于學習之中有野人供

門  
 卷  
 四

驛受直餘二追教里還之其人其人曰汝一何厲也  
野人曰非敢然二錢之微而私之不容鄉里問之藤  
樹里中人也藤樹嘗夜行逢盜膝行跪曰自劍衣唯  
君所欲盜以為怯不急持藤樹以為解劍衣与死之  
於義何取孫叔敖之幼尚不敢貽害于人豈可以婦  
人之仁遺行夜之患耶厲聲叱曰汝輩不着力耕作  
而劫人道路死不足贖其罪汝不聞小川有江維命  
耶我必殺汝奮刀而起羣盜相顧大驚伏地泣曰吾  
徒犯君子之駕安逃其死唯君子幸寬之藤樹乃喻  
以道義遣之其人感激立節行于鄉里之間弟子熊

澤良介薦之岡山侯々使以聘召之不就死著學庸  
註解翁問答儒生雜記子文內亦以德行者後享保  
中為王氏學者三輪希賢過桐原問其墓所于野人  
與共歸家沐浴易衣而後詣其墓希賢嘆曰其遺德  
遠矣藤樹弟子小川茂助醇乎純矣林中助參程朱  
之義教人兼通神道

熊澤良介字伯純其王父平三郎尾瀨邊人也平三  
郎事參沒御方原之戰後神祖錄死事者令求平三  
郎子平三郎子喜三郎遠出不在家祿竟不及西遊  
至京師生長介幼好學聰敏年十六仕岡山侯食七

百石於是。學益進。岡山老生語莫若之者。然不自足。烏會中江原弃官歸家。辭岡山。往請居門下。原固辭。不見。使人謝去。良介云。弟子固不足教也。然弃列大夫之仕。走千里之道。縱先生竟不教。弟子幸得一望。見顏色於願。固足矣。因見之。悉言所以來之意。原乃留肄業。居十年。峯山侯言良介于岡山侯。曰。從師十年。大有成也。岡山侯召還。與語。大悅。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食三千石。立學校。養諸生。制井田。經原野。國大治。自列卿皆率聽其令。下至庶吏之賤者。知賤佛崇儒。淳俗亦往。畜鬻歸俗。中國稱為聖人之治。然從

同創制法度。再從改之。軍神祖厭代如京師。議其謚號。後子僧崇傳典寺社之政。令今祠曹職也。寬永三年。從朝京師。詔賜中秘書一部。綿後三年。叙法印加刑部卿。先兄死。藤肅嘗云。兄弟俱為大儒。近時盛事也。信勝子春勝。字之道。敏捷有父之風。弱冠遊學京師。驅馬鬪雞。與無賴子弟居。父遣奴問其業。春勝乃論往代霸者得失。為一卷。明且從。奴歸報。父以是不深責。已教授。忍岡。忍岡。孔廟所在也。是時中江維命山崎嘉之。學先使大學。研明無一字疑惑。而後及論語。至精。詳謂林氏為麓。信勝高弟。弟子人見友元。謂

門  
卷  
第

春勝日子率弟子宜先精治四子春勝喟然而嘆云  
惡是何言子長吾門不知先君子之所以教可乎國  
家治定文物制度先君子之所論定十八九王者所  
以臨民後儒所學習盡在其中必如嘉等分蚕絲割  
牛尾而後為慊耶非我當務之急彼任其自為之我  
不忍為之乃作五科十等有業經者有博于史者有  
善詩者有屬文者有知本朝之事者各因其材教成  
之奉養之資十等以獎之寬永十八年命撰譜牒奏  
者太田資宗為總裁信勝春勝副之諸學士著作徵  
尾水諸生五山高野之僧書成春勝之力多矣資宗

主諾耳寬文始叙法印加治部卿授弘文院學士出  
入干中如父時臨革草號令雖同時起揮筆無宛積  
至宰臣為之磨墨延寶八年卒弟守勝字彥復子春  
信信篤並著名春信楷書世比之友元早死信篤字  
直民嗣父叙法印加弘文院學士為人質直不能匿  
怨任情不備邊幅以故多親愛之者或以趨勢利毀  
之作文自解名曰拙記其著文持論不及父祖藻  
飾過之尤有法則憲宗立信淳屠淨泉謂儒者不可  
用上以問信篤對曰淳屠之書曾不言治國四書五  
經皆是為政之要不可同日而語也且上之臣欲得

門  
卷  
四



如孔子者乎欲得如釋迦者乎上云善賜宅益邑其  
言常有厥移聖廟神曰改神曰臺為昌平橋字有訛歟橋相生橋  
為昌平橋臨觀釋奠講孝經于行殿於是命學士不  
去髮并信篤為大學頭令信篤草講義召列侯宗室  
親為說經弟子以高弟外于朝者除為親信中郎以  
備顧問學大興矣是時文宗為甲辰上愛之言莫不  
從曾請以源為朝黻為摠者朝議不決命訪信篤對  
曰是摠也自神祖傳以為宝必則常在函簿中上若  
欲与之則与耳非人臣所宜議也上悟乃止既甲辰  
立為世子罷故甲辰源君美迨嗣位尊典韓使韓使

云自通使以來無不見林學士今有其子孫上聞乃  
遣信篤強然後可然益被疎以前故也德宗以故老  
親礼焉年八十八歲卒子信充字士僖曰先君子萊  
父祖之緒有順風之勢是以易矣然內不無貝錦之  
惕外或來苞苴之謗國子諸生五方而至奇後傷于  
躄齧庸愚自弃淫昏兼和漢而後可輔政事備雅俗  
而後可蹈朝班今之為儒者亦難矣天先君子綽々  
乎處其際非其材之德之大乎聞其言者不以為誣  
信充春宗十三見韓人成琬琬贈以詩應酬不窮筆  
不停思琬嘆以為王勃不能過也信充亦敏捷不墜

家聲代父為大學頭

信勝弟子人見友元曰小野姓一名節字子苞仕為  
博士善楷書我速知其二子其徒尤多世稱人見氏  
之學

信篤弟子桂山義樹父崔岡社官也自理官讀牒至  
典籍以詩著名秋山儀事肥後井上通熙事備前咸  
以文學自達

那波方字道圓姬路人也小字信吉五歲知回字其  
父異之令學醫既謝其師專心干經書事惺窩先生  
改姓名曰祐胤自號活所子元和元年上在京師召

見諸宿儒胤雖少在具列如肥後不礼去歸京師家  
富不願仕官容干紀自君大人有過則面責改而後  
止君好殺嘗觀詔曰中國有好殺如寡人者乎曰中  
國刑人用屠者比之禽獸不齒鄉里古昔有嗜殺之  
君曰桀曰紂為湯武所亡然其為暴之時尚猶不親  
殺以是觀之君超桀紂紀侯大怒弃刀入久之召胤  
謝云寡人願因子改過恢復教有司嘆曰紀無賢士  
胤進對云夫瞽者以其無見不曰世無華麗之飾聾  
者以其無聞不曰世無絲竹之音愚者以己無知不  
曰世無聖賢君之於士瞽聾之不若何以能治侯改

容謝於是禮舩益篤嘗云子居如坐荆棘之中號曰如荆舩子守之善著述臣干紀

堀正意字敬夫江州人也以素難教人號曰杏隱先生博綜百家之言好文章後從藤肅學齋中有陶徵士之圖語人曰對此人自然忘世間之事其不好浮靡如此久之自京師如藝會尾敬侯好文學使人厚幣請藝侯欲得正意藝侯許之以是終于尾德祖聞其名召見賜之甚厚二子正英居藝業醫道憐居尾而正英子孫以儒著

石川重之參州泉莊人高祖信貞以軍監從長親伐

駿兵岩津祖父信正死于長湫之戰父信定娶本多正信妹之子生二子曰友之助重之友之助冒天野氏事紀侯長晟食万石重之四歲去六七里信定曰此兒必名天下年十三如忍居石川信光家既武藝超等倫雖眠聞人來必覺神祖徵為親信常居宿于中駿府火救賴房得免紀侯水侯仍請重之自從重之雅素有長往之志固辭得止時有說心者居清見寺重之至上就寢每往見說心更名凹字大山乙卯從阪之軍會病熱甚其母以書戒凹汝已執兵從軍非有大功無復見我凹泣強病起神祖悅對山名豐

國語以凹家世有勞于國凹益奮時至王造斬二人  
首正信弟政重為加相語凹日子不見加侯軍功不  
叙凹不可曰我非貪功者我無報母也軍散吏以為  
犯軍法自上逐之正信子松平正綱欲為凹請凹不  
可為僧居妙心寺林春勝奇其人要子見惺窩先生  
凹雅賤儒強而後可先生為說聖人立道之原凹於  
是自悔蓄髮歸俗然終身無妻子人稱為似元魯山  
初神祖謂叔倉重昌曰凹之勇諸侯無不聞必有招  
之者重昌出語紀侯長晟長晟乃致之千石邑至則  
與五百石凹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

擇祿而仕今凹之求祿為親故也欣然就之久之其  
母死求去不許求之有馬許之遂亡匿叡山自號四  
明山人作詩自娛又画善詩者三十六人懸于其壁  
號六六山人朝鮮詩學教授權成見凹詩曰是東方  
李杜也重昌兄曰重宗為京兆尹重凹為人每造之  
起引之上坐將為疏薦之凹驚云一隱一出安人已  
夫安人何益朝廷重宗益敬之重宗後為京兆者牧  
野親成叔倉重矩咸其家見之天子得其所書八  
分字悅之遣人賜酒食寬文十二年凹年九十門人  
相集拳觴凹歡甚無幾卒弟子石充守從凹居貧不

能葬其雅所親善天野長重為京職為經紀葬事知  
政事重矩買石為碑其餘列族賻贈拒而不受  
三宅七羊完天人之書精閭闢之說天子聞召見  
元和中事也管原玄同受性理之說授京兆尹重宗  
為盜所殺松永遐年字昌三博學無不見年十八授  
秀賴大學加賀侯以禮請之至賓待為老教京師雖  
甚暑寒不懈京兆尹請講經史又為說用兵之要正  
保中帝召講春秋以上咸事惺窩生生著名當世  
昌三父貞德善聯歌創誹諧誹諧始可觀數傳之後  
猥褻甚自王侯好之風俗大壞昌三弟子安東守約

是後謗亦興江都淳庵以失其屬上書訴之不報良  
介從君之江都諸賢人雅聞其名爭詣門求見声名  
藉甚干公卿之間太宗將召見會其厭代良介銳意  
干善其失在專任事京兆尹重宗賢其材而恐其中  
庵面戒勿往江都弟子聞其語曰京兆高賈之政耳  
惡知諸侯之事良介然之復之江都相以下疾其久  
執國之柄教暴揚其短又有所受逐良介明曆三年  
良介歸京師往來播和之間三十年上書論政之得  
失宰臣疾之坐妄誹謗執從諸古河從是有欲受業  
者拒不見元祿初年七十三死良介無子初岡山侯

以其干政言使父之具尊貴如此

自惺窩先生以前土佐有梅軒先生先生南村氏不知何郡人或曰本軍大内氏來客弘岡讀孝經四書講孫吳淵嘿躬行不戚：干富貴咬得菜根晏如城主伊豫守吉良宣經從之學通書義先生語其從弟宣義曰進學有漸毋欲速成不已有得有得不已不已三年必有所得教弟子以存心謹言篤行弗繇貧富弗繇利害是學問之効也天文十二年宣經死子宣直立先生去不知所適宣直怒宣義教諫將殺之不食死無何吉良氏亡宣義子求馬死之父父子之義

聞干四洲紫芝山清處士云昔有南溟先生出為解釋聖經為儒學中興千載之後南村先生出為論談道學為南方經學之始可謂獨步天下矣寬永正保之間傳梅軒之學者為南學傳惺窩之學者為京學傳藤樹之學者為西學梅軒授僧如洌如洌授僧忍性忍性授土佐侯學大興侯從于實親尤拔其萃有烈士之風為土佐侯所殺以爭立嗣也忍性友天室授谷時中素有素無書不讀無讀不語晚好程朱之學精研四書授小倉政義克野中良經止山崎敬義嘉素有干宜貞松號為一齋仁土佐山内侯後軍

小田原稻葉茂實上書言事云元祿中以處士終、  
小倉克胤為三省自父政康時任土佐為卿為人資  
質純精居易行恒無僥倖事其政嚴而愛利罰不避  
親賞不辭讎制墨劓刑之刑曰我以救死也昔漢文  
帝名除肉刑實入大辟為吏者不可不知也識者比  
諸子產民畏而愛之鑿鏡野為田鑿葑山浮之上下  
賴其利戒諸生勿為雕蟲之小藝集士類習小学四  
書近思錄五經研易通書啓蒙廣閣三傳三史通鑑  
綱目大學衍義十七史程朱張邵之書至請業自講  
而受繩墨兼應中遭父喪哀瘠而死

野中止號為魚山其父土佐茂忠義之甥也止食萬  
石為土佐上卿是時生齒五十萬口務勸耕田墾草  
萊得十餘萬頃因古者寓兵于農之政伏士畝畝千  
餘人桑麻薪莖菓草蜜蜂權茶魚塩轉運交易因以  
是富遂蠲賦稅賦塵之法呂岬長八十里舟人畏之  
如就死止鑿石成港無覆溺之患土佐前喪地于字  
和止之江都上書復其地列茂素聞其名知止至江  
都牟如土佐邸見之茂乃以復故地与之騎百止聚  
書生講書剖折順理聽者乃悟使人長崎書新至者  
買之不可不讀者刊之事母以孝聞母死依古禮築

之為三年之喪初山崎嘉為僧与克止同事素有素  
有死事克止工佐侯以其浮屠而非浮屠逐出之境  
止惜其才資遣京師買宅饋米使所知好學者就學  
既聞其為諸生後湛酒色絕之嘉教致書謝之不可  
於是工州人以為嘉明文義暗體驗長言說短文章  
忘恩背義名教罪人也止為人英邁非礼不動容止  
儼然才饒不寬克諫曰公之用明近于過察夫明猶  
堯知朱之囂訟察猶德宗逆詐為奸佞所罔慎事于  
始毋貽悔于後克死稍生驕奢參佐黃緣作共与諸  
大夫有隙寬文三年正月崔入蕃室鬪死筮之不吉

謝病乞骸骨出居別墅索諫牟疏焚之讀楚辭自樂  
其冬俄死葬不得如礼放其三子大率南学之徒遭  
親喪二月除服在家不食肉飲酒不預宴會二十五  
月復故三省兼山之所化也

小櫃子江都人学克之門人長沃虎心有自得一生  
唯講小学四書曰百人猶多四書我道斯足矣何暇  
讀它書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朋友直言而不顧素貧  
不顯有隱士之操知政事閑宿侯学於此翁敬聖經  
建祠字為文會後容于會津會津侯正之問外義為  
何對云於公無所聞唯聞各番侯笑云世方貴豪華



視儉為嵩乎翁正色曰公無自省之意出非它之言  
臣復何言於是正之瞿然改容請兼教翁云脩身以  
居敬為政以易簡平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  
喻寔有其理侯深嘉其言

米川一貞洛人也字幹叔號為操軒始學備三宅道  
乙聽嘉之講經粗知大跡与虎松等詰難通小学四  
書近思書易其教人不拒不強公卿召之乃往以其  
不能出也其餘宗室列侯漸不受其聘本曾与伊藤  
維禎為友謂之曰孔子後文公一人也其高如泰華  
其洪如雷震自非離婁師曠孰不知其高其洪子方

寸憤不能與子為友後病死

大高季明世為土佐顯族季明遊于洛師谷松學成  
事京兆平稻葉正通不久去適岩城任為大夫兼世  
子傳世子廢傷不職而去事豫松山侯自行人為謁  
者制家規曰受祿用之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宜在外  
後遂貧教為臣而去著芝山會稿記南學之始末元  
祿末死曾稱曰紫芝山清處士非為對偶之辭欲變  
文人之風曰世聞我學韓愈曾鞏指以為狂然百年  
之後必有知我言者

山崎嘉先播人也其祖父事木下利房父時居京師  
其母夢見有異人喫已梅之花生嘉嘉長其大母猶  
在烏語嘉曰諺云身直一錢目直一錢然有目不知  
字與無目同其直不過一錢嘉因自強讀書以為惺  
窩之說理麗而不當別為訓詁通其義為人剛毅不  
屈慨然莫蹈米子之迹自制名字所居之號字敬義  
號暗齋万治元年室間疾正利備礼召之嘉乃如江  
都會津疾正之雅聞其名師事之受其學嘉乃高疾

之義比卒送喪如會津始嘉聞疾說神道而悅學諸  
吉川惟足既成傳諸板垣民部高田未白世有並加  
氏之神道自此二人並加嘉諡也嘉殊惡釋氏曾登  
愛宕之上四望嘆息語弟子曰我竟點地藏割天狗  
然高弟弟子如綱奇慚其貴神道多倍之者嘉亦性  
不能有容以善終者蓋鮮矣晚作和鑑擬春秋未就  
死弟子知名者中村欽佐藤直方淺見安正  
的齋名欽字敬甫以德行稱時諺云の齋難為兄源  
佐難為弟剛齋名直方適江都未及下馬聞嘉講易  
即反西去嘗雇人治屋偶親友寄書求救急剛齋乃

謝雇者不治屋雇者曰屋既已毀之不可不治且君子不欺人豈憂不与直哉剛齋曰我不可悅于之義而虧我之義因謝止其指介如此廐橋戾招致為客不敢名的齋晚惡見人雖執質守門終不之見諸侯厚聘招之不敢屈所謂不充詘于富貴者耶年七十九死于西九條細齋名母正講經京師弟子有倦色屬辭責之不少假借稱為今張橫渠也著大學明德說靖獻遺言

三宅緝明字用晦京師人也為水府史館編修師綱齋以為任不為道責絕之筑後守新井君美薦其善

詩為博士應對韓使

伊藤維禎京師堀河人也字源佐家世庶著自養維禎生而沉默有異于人年十一就師讀大學至治因平天下難曰今之人蓋無知之長潛心于伊洛之學作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等書是時搢紳處士競崇風流修詞賦文章維禎益貧不能支親友觀之語曰以子之材治人之病何患貧哉子必學鑿維禎不可盡舉其產与之弟杜戶讀書久之自不得其心將旁求之浮屠受白骨觀修之為山川城闕悉有空相稍曰非是而深有疑于朱氏之說稍曰非是彼所謂

明鏡止水。中漠無朕。体用理氣者皆釋老之餘習。而  
所表章。大學非孔子之書。悅然自得。畧就條貫作論。  
孟百義中庸。荅揮語孟字義。大學定本。而蘊奧大見。  
曾諸生拜夫子像。講經規過。于其前。之謂同志。曾以  
國字換古文。復之其始。及以漢字換國字。之謂譯文。  
曾或設論。或策問。以試其藝。而其為文。平穩欲易。晚  
是以人々傳誦。為法則。元錄未詔。求其文。賜宅一區。  
朝鮮府史安慎。微為日本。未有若此文。肥後侯使人  
厚聘。召之以母病。不就。迨其喪。守制暮年。遭父長勝  
死。乃斬衰三年。於是天下咸稱其行。往來過京師者。

莫不相因。願識其面。其接之也。雖衆人反覆告導。務  
之道。聞者必也。有所獲。有請之者。乃至不遠去。但水  
口侯再招。致為寬厚。和緩不為驚人。之行。而又竟不  
可奪也。不避世。不求仕。儉素自牧。稱范仲淹程明道  
許魯齋為不可及。文取八大家。乃唐順之。歸有光。王  
慎中。詩獨宗杜甫。謂陸宣公奏議真西山。大學行義  
有益。治道無益。治道之謂邪說。之謂暴行。論孟為本。  
經詩書易春秋為正經。三禮三傳為雜經。謂之群經。  
此其學之大較也。生稱仁齋。死稱古學先生。長子長  
胤。字元藏。所狀也。維禎死家大貧。長胤啖苦攻淡。育

四弟如子既人知其為有德之人歸之者益多性謹  
厚而已無它嗜好雖祈寒暑雨有所得輒記之以故  
成書至數十百卷口絕不說人之過身絕無可擇之  
行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滄溘涵浸莫能之測閤室之  
中如觀賓客諸弟或夜歸長胤匡坐讀書衣帶儼然  
親起開戶勞以寒暑不問所之俟其入寢而後寢諸  
弟以是自戒不出維禎之學號為古義至長胤大備  
死諡紹述先生四弟長英字重藏為德山文學長衡  
字正藏仁高槻長準字平藏仁久留米不遇而去長  
堅字才藏仁紀茂長胤以德稱長堅以才稱餘三子

莫能及之長胤子善韶字忠藏今見居堀川教授享  
保中賜地建學校者江都有菅野先生大坂有中井  
先生咸用朱子之義而中井先生兼有文名死不傳  
子而傳師之子三宅正誼

木下貞幹京師人也字直夫居錦里其幼時及見僧  
天海天海者及甲越相攻也天海見貞幹幼有異干  
人欲為弟子貞幹不可而止是時 光明帝好文  
章見貞幹年十三所作太平賦大悅曰朕將親試左  
右賀云是聖世之盛事也於是公卿大夫爭締交貞  
幹會 光明帝崩聞嚴宗將召之去如江都上乃

將有所用內臣害其能言罷之貞幹既不得志居東  
山二十餘年謝絕賓客讀書加賀侯聞致之上士之  
祿於是稱為加賀客文宗立徵修國史迨講周易引  
侍經筵時貞幹已老以見徵之近未敢乞骸骨又以  
去墳墓為恨或病死貞幹內行修妻死不復娶父母  
死行三年之喪祭祀之容肅々觀者為之感動恒語  
弟子以唐明詩於詩賤宋貴明者貞幹之為也韓人  
至對州必求其文而去弟子新井君美室直清祇園  
正卿梁田邦彥柳原玄輔兩森伯陽咸名當世正卿  
紀人一夜作百首詩者也邦彥仕赤石有文集

新井君美久留利侯舍人子也字在中三歲好書天  
下第一之字侯愛之居左右比十歲代侯書無知其  
非者久之侯卒去事大老古河侯見韓使于客館習  
知韓事會古河侯卒嗣侯移封福島省吏卒君美乃  
在其中歎曰大丈夫不大責則當大富然亦絕不問  
生產之事貧不自給里中富人有女甚愛之奇君美  
之才欲嫁與之君美笑曰檀溪有龍蛇腹與人狙遊  
挺傷其背遂病傷死蓋其創之大不似槎之所傷夫  
士尚立志豈求小利而受大創乎初本貞幹之東君  
美從之業蓋詩自菅相公好元白蘓黃八九百年之

間無辨其非者負幹以為唐有正始學之者明七子也乃欲牽中晚之習而復正始之音其論立而業未就君美乃止自開天下至嘉萬得之諷詠之間兼出婉美其盛後是人始知所嚮元祿初起就甲族之辟迨甲族入莽大位賜食邑奉朔望朝請毋何使如京師古之旌旗甲冑等之具藏在名山者畫圖而記其說歸報適上之旨命草韓使禮儀為疏後守君美以為韓敵國也朝廷待之傲非禮也且延見之日賜宴奏猿舞將出拜辭於禮諸侯相聘出入四見今之禮具之一日之中非懷柔之道也臣願賜宴拜辭別擇

其日出入三見猿舞因音也非它邦人之所得而聞也譬猶臧文中之祠海鳥徒足駭其耳而已臣願奏雅樂而代猿舞復書稱曰日本國景君上之稱下同庶人非所以示異邦也昔周武王有弟曰且稱曰周公制周之禮樂且今之王猶古之公也上之於天下非周公之比也臣願復書之號稱曰日本國王朝鮮大臣贈知政事及京兆尹書夫人臣無外交之義臣願彼是無相遺書其餘進見之儀饗燕之服多所改更上盡從其議至錫燕韓使詔君美有礼如有樂如是不可一變至於道乎於是文宗大悦大增封其

邑欲用以起朝廷之儀會上厭代章宗厭代益不偶  
初德宗為紀侯時多所訪問迨入養大位紀不問及  
君美雅意在飾太平而治民制政非其所長於是諸  
所草創一切盡改而復國家旧制至德宗立十年卒  
今世多傳其書

室直清備中谷中人也字師礼生有異質而聰敏或  
薦諸加賀侯侯乃使其講大學歎息云是天下之器  
也不可試諸細事而屈其才也資遣京師使受學于  
木負軒稱為神童久之學成歸加賀以為山崎嘉述  
佛歸儒黜諸家宗朱子嚴師道誘後進者有補于聖

人之道然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伊藤維禎混亂  
六經非程朱我徒之倒戈者異端也又有矜博識銜  
文章者俗儒也宋以前不妄著書其存者或明理義  
或記事實不有無益于後進者也自新建氏以降此  
道大變人々立言家々著書無能得其綱維者本邦  
學者駕馭雜之說流廣博之聲不知取擇烏豪傑如  
羅山尚猶以此名家可不惜哉若有王者作盡收其  
書燒之而後抑虛文剝浮華距邪說正人心則天下  
復歸於正矣正德初新井君美貴幸用事言直清醇  
儒也可為博士應對韓使上乃召為學士講經高倉



館德宗立為東宮直學士置直學士自直清始  
上命問官制教化何先何後直清對曰朱子云周禮  
者周公所建大平之基譬猶碁也枰布定而碁子可  
下由是視之官制宜先問軍宗廟之禮對云古禮未  
可遽復上願行時祭于楓山忌日之奠于上野增上  
寺上視三獻受福酒雖非古禮宜躬具饌三日五節  
遣使諸廟親授香使者吉凶必告菜瓜必薦命問神  
祖以壬寅年生今茲享保七年大歲在壬寅當設慶  
賀否對云雖禮文所無上臨天下適逢此辰行礼是  
命問養子事宜其對再三文多不載凡所言雖不盡

後每有大沿革必咨詢而後行雖非問所及令極言  
無忌避直清乃言上無聲色之好善儉素惡奢侈十  
年之後士民必足天下必饒願保撰玉觶享萬歲之  
壽前朝時臣職卑遠不得陳愚忠對臣君美言節酒  
也君美曰上亦已知臣因竟上臣今不言聲色唯願  
少節飲食為宗社之計又言歲祭衛士戍京及駿府  
倍祿賞金其貴無賞臣願從群臣無職事者實之能  
者官之不能者却之罷癯者代以其子又言江都中  
多盜放火常聞捕得不能十之一是過寬所致也兇  
輩狙刑朝弛莫盜黥笞不及以懲終亦歸死臣願不

論已盜未盜踰墻穿垣即殺是殺以止殺之道也語  
曰海易避而難犯是之謂乎直清疏議後出內中事  
秘稿存者不能十之一二其闕大節者因事附見直  
清著論孟中庸易廣義其家遭火其書咸盡時病不  
能復為老弥篤乞骸骨不許使養病于家著大極圖  
說直清以君莫薦起然入朝見其所為甚憂云君美  
而得政天下多事矣其弟子中村明遠謹慎篤行自  
醫師為直學士師死十餘年踏其官士林采為蓋自  
國初醫師無換職者云姬路侯教授河口仲實能文  
章亦直清弟子也

荻生雙松字茂卿自言其先參荻生人物部守屋後  
也父篤為館林侯侍醫以罪奪秩請居都下不許去  
容上總茂卿從父居上總十餘年無與共為文苦心  
勤學善朱子之義非世之為學如仁齋先生之流久  
之赦歸江都得明李干鱗王元美之文而知世之所  
服習遠千古甚矣乃取秦漢以前書讀之知世之所  
師兼經術多訛謬以為道者非天地自然有之堯舜  
禹湯文武造之以治天下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  
孔子述之者非聖人也謂孔子為聖人者始于孟子  
孟子雖世尊之不若荀子朱子者因孟子解經者也

仁齋因朱子解孟子者也其學大抵如此執之甚固  
辨之甚疾務欲掩千古之見而於學不遑給有忌作  
說者然破膠固之陋大有益于世矣於此好之者專  
如天神不好之者疾惡甚于寇讎天下為之囂然其  
弟子治經者絕少但有飯田太宰純以文章著者母  
藤煥圖版部元喬平野元仲競相標榜先是館林侯  
以上親弟入承大位是謂憲宗憲宗方好文學之士  
求英異于四方侍中川越侯吉保欲得茂卿為其父  
有罪難為侍間從容言之上曰我亦聞之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何害使吉保召之世子遊吉保第召講書

賜金帛上亦命授業左右郎中恩待比學士雖名儒  
以吉保故也川越民有貧而不能自給棄妻負母而  
行者母病恐追者至弃母而亡吏捕得按律無棄母  
之文集儒者議茂卿云重母于妻不為不孝也重身  
于母不為不愚也彼愚民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  
刑苟免其情可愍且使聖朝制棄母之文甚不可上  
事大夫人方盛銳意欲殺之使吉保詰茂卿茂卿曰  
饑饉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使之不職也必欲究  
其罪罪有所歸上乃大悟与米使養母上復以茂卿  
故還父篤以弟觀為博士食其祿德宗立命茂卿句

讀六諭賜衣宮中訪以政之得失乃錄可施行當世  
者上之名曰政談茂卿習熟事故旁通百氏文武全  
才也享保十二年召見前殿具明年死無子子姪道  
濟  
大宰純飯田人也字德夫年十五任出石非其好也  
居七年自免歸其君錮之諸侯茂卿門人煥圖以為  
從先生遊者大率以材藝自負避放不羈無与可適  
道先生亦以教育人材為言任其所欲為以矯宋儒  
道學之非也獨得方正如德夫居門下可救其失遺  
書于純純至見茂卿大悅盡棄其學而從之有疑不

宿之再三質訪必明之果以明經著名久之禁錮解  
為祠曹生實侯記室五年謝病去無復仕進意沼田  
侯神戶侯聞其不能自贍餽之粟神戶侯禮之稍衰  
純竟辞不受純亦精音律日光王聞其善吹笛使人  
請之純拒而不往德宗命處士小野田因光進其所  
造琴曲因光大率取正于純請共論定上乃使祠曹  
笠間侯命純純愧以雜藝進固辞而止上嘗讀純經  
濟錄疑多訛謬令給事中加納久通以其私求純所  
自書者純對使者曰布衣之士進言于朝當依執政  
也內臣干政自古患之侯之需不可從也語沼田侯

曰憲宗朝谷一齋因稻葉侯上遷都之議臣幸生當  
不諱之朝欲有所言而上補朝廷下濟蒼生君侯列  
宰執之位知臣之愚忠能為臣言臣不避越次之誅  
侯曰諾純因上封事從進所校定古文孝經不報晚  
年所著尤多皆論經義然世寡傳之者  
版部元喬京師人也字子遷以画仕甲侯吉保見物  
茂卿受王李古文辭既去以居赤羽自號南郭生徒  
常數百人每一篇出都下莫不傳誦列侯招致以為  
榮也蓋人憚純愛元喬也煥圖烏山人字東壁仕烏  
山侯玄中南部人字子和仁守山侯山縣孝孺字次

公仕長門侯皆受業茂卿

忠義傳第四十九

卷七十四

史臣云無忠臣義士諫爭之人國家其能濟乎赴饑寒就粉壘而不顧唯其義之所有三軍可奪師匹夫不可奪志凜乎迄今載而不朽也彼當時非名之求利之貪而爭起競進若不及也明君之下不為不多而少奮其節者時使然也奔軍之時亡國之君因賢士之力治其身藏其死殺其仇者莫不有焉唯其平居佐成其非而至于期乎均之救過死難於愛君一耳夫布衣韋帶之士潔己高行足立當世而舉不忘進其言者尤可尚矣

甲君圍長篠內外道絕兵食共匿城主與平信昌語  
其下曰孰為我告急濱松有鳥居高負者奮請往信  
昌泣曰萬一不濟賞子之子如賞子高負怒曰何言  
之戾也今臣為君而不為妻子約出拳火南山士卒  
望之益奮至濱松尾君謂參公曰義士也亦行恐見  
荻為寡可使者高負云臣知空闕所也人不能固請  
往甲人挿之賂反其言使人挾至城下呼曰參兵三  
萬尾兵五萬已集濱松破甲不過三日甲君釋之高  
負因請死信昌乃與其子邑

上林重政丹波上林人也元龜中仁參有戰功同渡

邊守綱為駿府令神祖遷江都居重政宇治樹茶間  
刺知京洛之變迨伐會津屬以騎十三卒什之筑前  
族攻伏見知重政在城中欲出之伏見守元忠曰子  
今無君臣之義可行政重政重慨然曰遺恩不忠也逃難  
不義也與其不忠不義毋寧鬪死以其屬登陴走敵  
死子政重為宇治代官

岡田元次者事松平康重為家丞前甲參相持時攻  
持舟斬列將与一色左京贖罪是以知名取田中丞  
元次曰河水暴長甲騎疾馳宜急渡河公從之其夜  
雨而勝賴至慶長八年徵為伏見令与万石之邑一

内務省

元次曰實地棄君不義也朝廷雖乏人安用不義之人固辭不受上義之拜為大和守命神尾守世養元次弟元勝使朝為備前守  
僧龍岳者不知何處人奉慧瓊于東福寺慧瓊誅梟首五余市龍岳合衆欲奪其首衆不聽乃怒大罵獨行盜其首葬焉不復歸東福寺諸侯聞其居紫野厚祿聘之却不受後如江都居小石川某寺名祥雲進藤政次勢人也黑田勘十郎尾人也共軍備侯秀家備兵万二千敗于關原詔政次等曰我死于此我

恨不用正次成等之言而至此政次止之曰大阪猶存非可死之時從者五人陽為追北入山中卧荆棘中備侯渴甚政次走求水浸紙將歸聞衆喧呼以為侯遭害共死無為將行不忍至前所獨侯在扶之行侯曰子去我不能行負之至農家主人曰吏求備侯急速去勿見擒政次云不食三日一步不可唯子死生之主人乃伏屋後穴夜半与粥云教食不可多從是夫妻交食之僮僕無知者西尾光教使人圍其家拒而不出政次如阪見夫人与之二十五金政次以為侯遭害無為共死持金去足買田宅懷金持去以為



我位卑祿薄亦非有旧故然疾以我為命不可去至  
拳二十金子主人以疾如阪使一舟子与勘送疾于  
薩身持小刀詣本多忠勝曰勘燒尸葬骨高野寡君  
使亡臣献此于足下以為八郎贖死上驚以政次鄉  
与政次復主人田宅世世無所預久之薩疾朝上知  
政次全備疾薩疾請勘歸國  
米村權右衛門奴也事大野治長以謹慎抽居諸士  
之列迨如結城唯權從関原之戰以斬備驍將著名  
遂為家政乙卯使詣中軍會城燒吏桎梏束縛權吳  
刀鋸于前問伏貨處權曰治長雖事不成我負成敗

之責懷存亡之慮勝則封八国不勝則身首不相保  
豈有積貯者哉且賤虜為誰匿貨有則不待乃挫神  
祖聞之歎曰毋使義直等得如此士而輔之哉赦仁  
淺野長治治長有女權事之如事主病死積薪燒其  
屍權女悲不自勝見火起赴之死

耶蘓起島原疾使野村治右日受事于大将治又善  
戰御史貞清再遺書称之賊平佐藤瀨兵操三百金  
如江戸途中聞疾賜死還納金京兆京兆尹義之以  
其金与瀨瀨退喜見于色尹恠之使人觀之盡持如  
紫野餘僧為其君祈浮屠疾之死無敢収葬者治詣

府請其死葬千金地院於是二都莫不聞其名前大  
將之于童矩召治款疾秀就召瀨  
八木主稅世業猿舞喜多在京弟也主稅號為善舞  
憲宗盛好猿舞徵為親信賞賜日累千金或至其家  
見母与妻主稅於是思效死報上之恩見上日益淫  
怠政專任柳汉吉保稻垣重富所進用賞罰咸決二  
子阿諛者貴而忠蓋日踈屢乞間言事上益不憚主  
稅見其如此欲強諫悟上之意將入直与訣妻子而  
後出意在干殺身盡言上亦知而不召見會中秋置  
酒張宴近臣皆侍上起入内者數色益悅主稅乃當

道叩頭諫云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金言逆于耳而  
利于行上幸察臣狂瞽之心為夫匹夫長干一家則  
猶知自重也今天下万姓實繫上之一身上之一身  
豈不至重哉然上無自重之意飲酒過度好内無節  
用心匹夫之不若也臣所以日夜為之歎息一也上  
荒遊燕不省朝廷行事矣邪之臣專斷大政有善歸  
己有惡歸上庶政日隳庶事日廢臣所以日夜為之  
歎息二也上又以為天下人安黎民懷德不知祖宗  
之業殆墜于今日德川之流將竭于未時尔遂諫臣  
援引諛臣以為歡樂是臣所以潛涕泣不已也上縱

不聽臣言其忍棄二祖之訓哉盛怒自不知進前上亦怒不應斜行過之主稅乃固持上之裾曰上不聽臣之言願賜死于前莫使臣見德川氏之喪上遂不言左右郎中曳出主稅主稅歸家為死之具以待使者至少頃上使親信如主稅之家曰此深憶公之言公誠忠信也然亦特不可請問于於衆中辱上非所以示人臣也公暫遠從俟上之命明日同其子從高崎後將召之曾其厭代

根津宇右仕為甲郎中剛直好強諫甲疾飲酒益劇殺人以為笑樂宇在側每正色諫爭疾重具為人雖

醉未嘗不改容謝親信有三村右近者言疾曰宇侍願少留意疾乃怒曰宇老人也故強寬之耳汝弱妄言不得比宇立斬之曰以是勸酒宇乃進云左右有罪當下有司有司奏當報可知何屈千乘之重下為屠者之事君之所親殺者咸不當死况右近犯死敢言縱不能容豈忍誅之哉從今後欲有言者皆以右近為誡則忠臣日遠佞者益進君与誰治甲哉且臣聞太宗每省獄辭自誠曰政不修与教不至与天之降亡何日無有務求可治之理而出之是君之所親見聞也今親殺左右暫御朝夕所狎愛者曰以是勸

酒豈人之情哉右近妻子聞右近死投地擗膺恨不  
与之共死而君曾不省之豈人之心哉人而無人之  
心不獸畜之類哉且人孰無過過而不改謂之過君  
若聽臣之言改其行右近及前死者以死裕君之心  
雖死猶生願君留意臣之言侯怒叱之曰汝以我比  
禽獸汝速行不尔亦殺汝宇曰臣固分死君不許臣  
臣不敢云侯乃拳前之刀斬之後飲稍多則宇朝服  
在側如將諫者止則去矣因是少止其飲曰宇不為  
身死而遺救過也雖古人所未聞也建廟祀為使傳  
父抱世子往祀為世子後以甲侯入兼大位是為文

宗聞宇忠誠貫千金石改造廟上野西  
親衛將牧野嘉成被讎杜門三年不得出舍人橫溝  
豐長以為君之宗族朋友無為一言作啓潛出詣侍  
中吉保吉保不受歸家自殺嘉成不知何故以上  
有侍中之名不敢聞見使同僚上之上立赦嘉成以  
之  
長崎多奇節非長崎多奇節人生常聞立身行道之  
節而習子性成也習子性成而有文以傳之其聞于  
世亦於斯有浦上七左者幼為人奴長還家養老母  
母死曾前主人翁老無子不能為產業七築室居焉

軍如其家時既死葬如葬其母日日往掃墓十餘  
年不有一日懈幼時主母親梳其髮於是不忍易以  
成人之節長崎尹河野通定善其節賞銀十錠補里  
正魚諏訪修祠有布了心者買沉香干闥人中有名  
品價無貲了心訪其主還之其主高其節請館其家  
諺曰館闥人富十世了心不可云氏有一婢一奴足  
代其勞而不堪其煩也且何奪人自子病無妻子先  
令薄葬以賤產分子奴婢有島原市左者雪行得銀  
三囊訪主還之子其半不受高來疾辟為館守又有  
一人出得遺金其父曰我幸人之禍人亦幸我之禍

是以銀招禍也拳以還其主有西吉太者如勢州得  
遺金無封題所過記市門其主蹤跡至小倉吾拳囊  
子之如免重負有僧義觀者為福得寺主僧偶火自  
浴室起義觀曰此我罪也跌坐不起衆僧扶出竟焚  
死有小篠酉水者人以其好酒号曰測明延室中年  
饑有增給粥酉水義不受淳庵之食特受朋友之贍  
曰朋友有通財之義也它年老無相報之日其死命  
也久之朋友之饋不至據書葉死凡此教人之行士  
大夫談仁義者所不能為也嗟乎亦有愧仁義而不  
言者可勝道哉

元祿末赤穂侯長矩子吉良義英有隙殺義英不克  
賜死赤穂相大石良雄得死士四十六人襲斬義英  
首祭其君墓上義之置諸肥後松山長府岡崎之邸  
將釋之有司以義英之子見為米沢侯若宥良雄等  
恐其生變乃劾赤穂侯犯罪死法赤穂相以下四十  
七人誣義英為仇相結合衆動干戈干輦轂之下而  
殘貴重之臣大逆無道臣等請盡賜死其子男從大  
島願留浮屠之者聽之上可之初赤穂侯之死也舍  
人堀部金丸奧田重恒欲襲義英邸中無應之者馳  
如赤穂片岡高房磯貝元久曰必早報仇仇老若具

死何義雄曰君之弟在江都若我輩獨為之謂公子  
何且恐禍其身仇死其子在烏子姑待烏既立野侯  
芦森侯率衆取赤穂良雄集衆詛諸臣不能刺又干  
讎之腹中必死其守衆始輕良雄不事軍於是大異  
之曰諾退皆逃散止者百餘人宗國藝侯使使命良  
雄等致城二侯良雄如山科私貨財大富与京師少  
年徃來遊干市縱淫擣蒲白日擁妓女行干郊野之  
間觀者唾之不措然内隈結立約束期至江都至江  
都者不能半會侯之弟奪邑乃決策死仇吉田兼良  
原元辰佐良雄合謀切最高變姓名居市巷刺知仇

家之事神崎則休事赤穂四年与前原宗房賣菜仇  
家仇好茶大高忠雄為富商好茶因縁知其怠而無  
備矢頭長助病不從遣子教兼汝奴事大石子良雄  
見其幼欲不以行教兼憤將死良雄乃許庖人三村  
包常云君以臣為賤不与盟臣一身豈有貴而死賤  
而不死之哉良雄乃許与盟夜半襲仇之家莫拒之  
者求之不得仇間亮延子亮興聞炭舍之中有聲登  
之擊殺二人与武林隆重俱殺仇義英高房奴曰元  
助始終不離高房期以定伴怒逐之至殺仇元助篋  
橋至人、獻之而行富、因母奉事之日自殺送

行小野寺秀知妻聞夫与其子皆死自殺於四十七  
人中寺坂与右以使如廣島免死前是橋本平左聞  
戾賜死剗腸死菅野重實告變赤穂道過母之喪曰  
我不以私廢公一哭而去既還持母之喪方如江都  
其父重利事代官家不許為曰汝不生還也我不汝  
愛亦不自愛但恐累我君我愛我君猶汝愛汝君重  
實乃東面刎首死重利不祭喪云仇知傷義士之事  
更已殺良雄等知与不知咸憫焉前後報主君之仇  
者軍聞矣復父兄妻子及宗族無後者之仇徃而  
在焉

吾友環子語我憲宗時有谷一齋者上書云國家宜  
改制度欲改制度必當新民耳目欲新民耳目必當  
遷都遷都宜居鎭倉西北其地極美大宰純稱善今  
無傳之者  
山下廣內本不知何處人居江郁學比越兵法為人  
激厲奮發常憂天下之事德宗自紀入養大位稱為  
英雄主兆民刮目望其為政立七年命天下令言便  
宜事佐善元熙山下廣內等五人上書言事廣內云  
臣聞人君奉事一當川普天蒙其慶億兆仰其仁出  
言一善則率土化其德可世頌其盛有若奉事不當

出言不善則反是不可不慎也今上右文左武上修  
神祖之業下安黎元之心苞苴不行輕佻不進勉為  
官擇其才仁儉不殺人不費財使吏不得為  
其紀未之臣不以旧故之故躡等用之此皆盛德之  
事也嘗官室不越旧武職之吏不得買襲傍河之邑  
不得私立防奴婢不得相保累主凡在官雖卑賤尊  
使言事此皆善言之登也臣惟人君有一於此足為  
賢明主垂法後世况兼此數者邪上又切恐官長壅  
蔽化不下行廣布耳目採聽風謠一事一言心聞聖  
聽不待臣等草芥之間之言然臣竊以為吏愛其祿



官畏其長忌諱不以實上聞不若臣之無意其際臣  
是以陳欸之愚不遺也以冀有補万一也上之於  
政臣以為勤矣然膏澤不下于民仁聲不徧于時者  
何也上之所恃御下慮智思辨不依君子之大道也  
是故勉而無益勞而無功今臣以所見聞粗言其蔽  
為前某日令假財及貸之者無理民見令出以為德  
政也後某日令非德政夫所謂德政者損富益貧富  
人雖無故失財非常所行又出積財而收十一不失  
其業夫富人之殖財以忍飢寒冒辛苦焦思慮積歲  
月而後得之豈不至難得哉夫舉至難得之貨而寄

諸不可信之人者恃令長之急其獄也今出令曰無  
理無食者無以違秋無衣者無以待祭有穀者坐食  
視其日盡有財者徒糜視其日耗是貧富兩失其業  
也更不知今之不便不可為吏知而不牟不可事上  
也是朝無忠獻之臣臣所以為上憂一也列侯以下  
貧歲仰給賈人方其有求洗爵獻酬分庭抗禮以是  
朝覲以是聘享以是供役以是婚嫁以是養士以是  
撫民無不資其力逮其滅產失資曾無之恤曾無之  
償坐視其凍餒道路也至扶老負幼遮駕守門指笑  
之不省此諸侯以下無有廉恥無廉恥何以事上臣

所以為上憂二也近者改鑄金錢利歸于上害加諸  
庶有司以為得計不知上之憂無惜乎諸庶之貧諸  
庶益貧不得養衆如令供役遣戍雇而遣之夫雇者  
毋以一日之直易百年之命猝有盜賊之亂不潰何  
為此上以諸庶為國諸庶雇亡命之夫事上臣所以  
為上憂三也今年士大夫當受米大倉者量給其直  
而賤于市售又於百石停八金蓋上憂士大夫奢侈  
而欲懲而自節儉而自厲又欲積貯備軍國之急也  
夫士大夫知上之憂乎如此而自改者有幾也大率  
心怨不言歸咎有司已嘗得米者與米當得金者子

金子之無謬其期仍恐外諱時興以若所為求其自  
節自儉不可得也此有司希旨循行培下之怨臣所  
以為上憂四也上以紀之政待宰臣宰臣以諸庶之  
政事上上下下相得以為治道在此夫治國不與治天  
下同治國者貴貨治天下者貴穀何則諸庶可糴四  
隣救國之急也至治天下不然告糴不足賑其民亦  
兼救諸庶之急也上貴穀則民務農民務農則穀不  
可勝食穀不可勝食則天下不足治也夫農不勤則  
穀不滋于天下貨雖不聚財不耗于天下也夫豐臣  
氏之暴尚再散其財知長于天下者無事於財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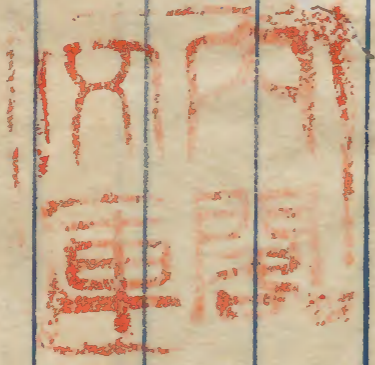
一富人積貯物或跳躍况万衆之主而為權利哉  
嵯峨帝曰饑寒之年雖良民自然不免犯法其罪在  
朕行政今上貴財不慮天下有水旱之灾此道民干  
饑寒而民干罔咎臣所以為上憂五也上以好田為  
名而妨民之業鳥獸傷稼不得驅除一日駕出十日  
祭耕以為驩樂則有樂於此以為講武則不若教習  
此上費精神下妨本業臣所以為上憂六也上之所  
好下必已甚上好貨而民無出借上賤穀而民無困  
倉貯寡孤獨流離道路夏麥秋禾亦失天時此常年  
有饑饉之勢凶年無贍恤之積臣所以為上憂七也

凡此七事天下咸知傷於仁厚而害于國家而未聞  
在位者一有所陳列臣尤所以歎息深歛也又上務  
裁抑斥遠諸術者臣意今之治天下者士農工商為  
經神佛儒醫為緯若夫瘡一則民聽惑為凡諸奉祭  
祀之等願勿更變器不鏤金玉衣不受錦繡雖古昔  
盛德之事以今觀之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示心禁  
其糜于財也天地生財不消不息不息不消一消一  
息天地之道不必惜其棄于地也臣竊意此非崇儉  
之本可富天下也世又以井澤龍明君家訓為上之  
所撰臣獨以為非也何則龍平生所言國家武備不

若明清之語在其中也其起論在龍則可在上則有  
甚不可臣以為所稱竊為上愧之臣竊意上所資者  
慮知思辨己其道足以備身而不足以臨天下子万  
姓為上之用意至深而學習不足此其所以為蔽也  
今有真子斯聰明睿知必得其用百官罄其力万民  
版其德謂之要門咸上之所知而不俟臣之言也然  
學有淺深傳有精粗性有信疑臣所以執芻蕘之言  
陳狂瞽之忠冒斧鉞之誅者以是也唯明主幸留意  
焉蓋廣內聞上本受北越兵法故其言及此所謂要  
門者北越之兵法也其也極有可採者故粗載其論



上乃命江都令賜銀二十枚長田山城雅嚮異能之  
士聞廣內言事不報抵致客之後元文中有上書言  
有司茹者語在德宗軍中



月  
勞  
省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blue lines for writing.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blue lines for writing. A large red seal is stamp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Handwritten blu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